

瑞 士 與 臺 灣

趙 淑 俠

瑞士在西歐，臺灣在亞洲，兩處離得遙遠，除了有點非正式的外交關係，有些商業上的來往之外，似乎很不容易把這兩個名稱連在一起。但是，瑞士與臺灣是真的連在一起相提並論了，其原因，乃是瑞士蘇黎士大學的中文系，在一九八四年的春天，開了一門叫「瑞士與臺灣」的課，講授人是瑞士有名的漢學家勝雅律 (Harro von Senger) 博士。

目前歐洲很多大學設有中文系，中國哲學、中國舊文學、中國語言，成了歐洲人很愛鑽研的熱門學問。究其原因，乃因大陸近年來的對外開放，與歐美各國貿易和文化方面的往來增多，而一種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應用的語言，自有其值得學習與研究的價值。至於中國哲學思想的神秘與古老，儒家思想的淵博睿智，更是一些西方人嘆服欲一窺究竟的。因此，研究中國語文，在今天的歐洲，是很流行的一門學問。

蘇黎士大學的中文系成立有年了，最初師資和學生都少，可謂冷冷清清。近二十年來，才逐漸興旺起來，不單學生大量的增加，師資人才也豐富。這個中文系，應用的是簡體字，學生讀到三年級時，幾乎沒有例外的，都要到中國大陸上讀兩年。他們之間是否有學術交流計劃不得而知，雙方十分接近則是事實。在這種情形下，勝雅律博士開這門「瑞士與臺灣」的課，就顯得很不尋常了。

勝雅律博士畢業於蘇黎士大學，並取得該校的法學與文學的雙重博士頭銜，曾在臺灣研究了兩年，後又到大陸上研究了兩年，在研究中國社會、法律、語文方面，投下了巨大的功夫，據說他長年訂有五十餘種中文的報章雜誌，每天不間斷閱讀中文。近一年來，他正致力於把一本長約五百餘頁的中國法律方面的書，翻譯成德文。

勝雅律博士的著作甚豐，其中很多是與中國有關的。中國文學作家中，他對巴金的印象最深刻，曾有數篇文章專做論述及介紹。一九八一年巴金訪問瑞士時，並主持演講會，後又在電臺上做長達一小時的訪問。

「瑞士與臺灣」這門課，不僅講臺灣的文學，也講臺灣的政治、經濟、法律、風土人情，以及一切與臺灣有關的事物。對於長久以來，對臺灣隔閡，缺乏瞭解，也提不起興趣去研究，抱冷漠態度的瑞士人來說，這當然是認識臺灣的最好機會。勝雅律博士完全站在學者研究學問的立場，講授他對臺灣的看法與心得，不渲染也不貶伐，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做公正的立論。在今天的情況下，這應算是相當難得的了。

今年的六月十八日，勝雅律博士在他的課堂上講我的作品，同時向學生介紹我這個人，我應邀列席。課程是兩小時，勝博士講完他的部份之後，我便現身說法，講一些創作的動機與經驗，課後與學生們一同喝咖啡，又回答了一些問題，整個的心得是，瞭解臺灣不多的瑞士青年學子，正試着去認識臺灣，去欣賞臺灣的文藝作品。

在年初的我對蘇黎士大學中文系師生的演講會上，就遇到幾位對臺灣文壇非常有認識的研究生，其中有一位的論文題目就是：「臺灣的當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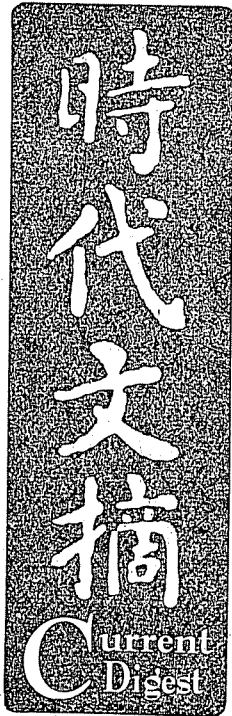
學」。

那是一位女青年。談起來，她表示這個題目包括太廣了，光是看書一件事就够她受的，主要是臺灣文壇的派別太多，作品也多，想每本書都讀自然不可能，經過品嘗與過濾，她決定集中在「正統」與「鄉土」兩派的作品上。所謂正統派，指的是彭歌、趙滋蕃、林海音和王藍等人的著作；鄉土派是鍾肇政、黃春明、陳若曦等的著作。在西方人看來，這兩派作品的取材、人物、寫作方法、故事背景，比較富於中國色彩。西方人喜歡研究中國氣味重的文藝創作。我問對我這類描寫海外中國人生活，背景是西方社會的小說做何感想？他們說：「等於給我們西方人照鏡子。人在某些時候需要照照鏡子。」

一般說來，歐洲各大學的中文系，對中國新文學的研究，興趣多還停留在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上。魯迅、老舍、巴金、凌叔華、矛盾、沈從文等，是他們所熟悉的名字。當代作家的作品還沒有被普遍的注意，縱有研究的，焦點也多半集中在大陸作家的作品上，特別是一九七六年以後到一九八〇年期間的所謂「傷痕文學」，得到肯定與較高的評價。從種種跡象看，真誠而反應現實生活的作品，仍是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人最重視，也認為最能代表中國文學，中國人思想的。

在歐洲，以臺灣為主題開課的先例甚少，所以勝雅律博士所開的「瑞士與臺灣」的課程，有非凡的意義，值得我們重視。

請訂購值得您永久保存珍藏的好雜誌「時代文摘」



第一至四十期
廉價供應中外讀者

時代文摘一頁頁、一本本都是名作家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自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創刊至七十三年十月已屆四週年又兩個月第一至四十期尚有少數存書合售新臺幣貳仟元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壹仟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